

目 录

杨弟甫同志诗词七首.....	(1)
革命烈士张昌岐.....	县党史办 (6)
缅怀壮士血 谱写抗日篇	
——记来凤抗日志士吴馨、向麟、施锡光.....	张兴文 (12)
施锡光烈士最后一封家书.....	(16)
来凤讨袁军见闻.....	胡楚藩 (19)
断指护路的新军志士陶勋臣.....	胡楚藩 (23)
漫谈大革命时期来凤在武汉的青年及其他.....	胡楚藩 (27)
第二区农民反饥饿的神兵暴动.....	潘指针 (37)
大团阀向卓安.....	刘连源 (43)
两向厮杀记.....	胡楚藩 (51)
两向厮杀侧记.....	张光栋 (64)
一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	
——巨匪向仁轩杀害东流坝邓家三百余口.....	吴承学 (70)
向仁轩火烧黄土坝 向卓安反扑盐井溪	
.....	吴承学 田永海 (78)
万安军在桃子坪的一次奸掳烧杀.....	谢楚屏 (83)
匪窟两月亲历记.....	向永清 (86)
日机九次轰炸来凤的血腥罪行.....	县政协文史办 (91)
忆美军在来凤一事.....	沈世寿 (94)
“七·七”事变后来凤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	王育麟 刘佑民 施肇春 (96)

抗日战争时期的来凤教育·····	黄文伯 (99)
抗日战争时期省立联中来凤分校·····	张正言 (107)
一九四四年来凤初中“双十”事件的经过·····	向 文 (119)
一九四五年冬来凤中学的罢课事件·····	龙正兴 (124)
《正凤报》始末·····	覃运启 张光栋 向永清 (128)
如此竞选·····	沈世寿 (139)
得之如反掌 失之如敝屣·····	张 越 (144)
一九四八年国民代表大会亲历记·····	胡楚藩 (148)
来凤参议会概况·····	陈 鹏 (161)
我任来凤警察局长时的片断回忆·····	程鹏翥 (164)
向沛霖在来凤县城被刺的经过·····	沈世寿 (170)
向沛霖被刺的真相·····	张玉金 (174)
来凤的汉流帮会·····	张兴文 (177)
来凤禁烟史话·····	梅德安 (186)
吴宝炬在德安任知县·····	孙自诚 (190)
吴宝炬先生传略·····	陆训忠 张光栋 (196)
田景文小传·····	张兴文 (200)
来凤的第一个女教师舒凤兰·····	汪 杰 (201)
忆先父陈少云办私塾二三事·····	陈茂礼 (204)
来凤名中医夏绍南·····	叶明理 (207)
南剧名演员蔡凤楼·····	叶明理 (209)
仙佛寺·····	陆训忠 (212)
桂林书院·····	谢楚屏 (215)
接龙桥·····	张光栋 (218)
抗日后方要地来凤·····	陈衡儒 (221)

杨弟甫同志诗词七首

来凤县政协文史办的同志们：

你们五月十日的来信和《浮起昔日温暖的记忆》一文我都看了。一方面，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另一方面，我认为杨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杨树德——编者注），但与当时的情况是不完全一致的。事隔四十八年了，连他这样年纪的人还记忆不清，我这个七十七岁的老人就更难了。所以你们要我写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回忆文章，碍难从命。为了回答你们的热情，我将在那段时期的几首诗词和注解寄给你们，聊以塞责。

望原谅！

紧紧地握手。

杨弟甫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川 鄂 途 中

一九四〇年九月，中共南方局派我去鄂西工作，由重庆乘江轮至万县起岸，走云阳，过利川，抵恩施。时近重阳，与同行者谈笑中我哼出了一句流行的诗：“一年容易又重阳”。刘蕙馨同志笑向我说：“你能把它续成一首吗？”我就吟成此诗。

一年容易又重阳，

万水千山两脚忙。

剩瓦颓垣重庆市，

摩肩接踵利川场。

大江浪急舟犹急，

蜀岭坡长足更长。

漫道崎岖艰步履，

同行携手打豺狼。

又七绝一首

匆匆捧檄赴施南，

健步何愁蜀道难。

我爱看山君乐水，

同行携手陟重峦。

恩施咸丰途中

七律一首

我们由恩施去来咸中心县委，先到咸丰与鄂西特委副书记马识途联系。步行去咸丰，第二天黄昏时遇雨，路边旅店已住满军队，只好找一傍山小庙借宿，屋漏被湿，坐以待旦。庙无庙祝，只好向住在庙里以乞讨过活的人家买得几只萝卜充饥。

书生岂敢任时艰，

仆仆风尘若等闲。

古刹夜深权寄宿

荒山天雨自忘餐。

间关效法芦中隐，

偷渡时闻刁斗寒。

幸喜同行尚能事，

笑谈指点好江山。

少年游

悼刘蕙馨烈士

皖南事变后，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地下交通到来凤通知我，鄂西特委被破坏，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刘蕙馨产后住在特委机关，与婴儿一道被捕入狱。

岁暮年残，雏婴弱质，何事入牢笼？卖国身荣，救亡有罪，问贼究何心？东林祸，方兴未艾，奚止二三人。众志成城，国家打碎，真理自分明。

满庭芳

牛轭忆旧

一九七一年春节，我被“四人帮”单身囚禁，时陈素同志已于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春节前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回忆三十年前并肩战斗的革命历程，不禁浮想联翩。起吟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春节除夕我得到鄂西特委被破坏的通知时所作此词。

大雪纷飞，疏枝吐艳，又是春节风光。咸、来、宣、鹤，
携手打豺狼。忽报清江冰冻，寒流急，摧折梅桩。群魔舞，
侦骑四出，黑手正伸张。奔忙，争瞬息，身居虎穴，心
有朝阳。要巩固基层，精干坚强。长期埋伏隐蔽，待机动，
不是深藏。严寒里，穿林跨雪，斗志更昂扬。

注：一九四〇年中央五月指示，要地下党执行“隐蔽精
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毛泽东选集精装本752页）

七 絕 兩 首

重到來風

一九四〇年南方局派我到鄂西工作，周恩来同志亲自向
我们传达了中央五月指示，并分析鄂西形势，作了具体布
置。从而当鄂西特委被破坏后，我们才能坚持下来。

（一）

崎岖蜀道历风尘，
访友寻朋抵凤城。
实践周公亲筹划，
长期埋伏展经纶。

（二）

肩挑背负着芒鞋，
往昔墟场作客来。
书剑风尘尝疾苦，

千秋大业自安排。

注：一九八五年七月，我参加鄂西党史座谈会，路过来风时作。

我在来风工作时是以行商负贩作掩护，用杨成业的名字在县商会登记的。

（作者于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一年任咸来中心县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满庭芳》一词序言中所称陈素同志是作者的战友和夫人，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任咸来中心县委妇女部长，一九六八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编者）

革命烈士张昌岐

县党史办公室

张昌岐（1900—1927年），字凤楼，名任侠，本县土堡人，一九〇〇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在一个贫寒的教师家中。父亲张晴峰，考秀才未第，在家以教书为业，为人敦品励学，人称“张大先生”。叔父名慰亲，亦是未第秀才，擅长诗文。张昌岐在父亲和叔父的教育下，克服家中困难，勤奋好学，刻苦自励。昌岐貌不出众，身材矮小，但学习成绩很好，才气过人，襟怀磊落。曾写诗：“春来最是好风光，人境结庐乐未央。闲倚柴门纵目望，黄云十里菜花香。”

一八九一年，靖国军驻来凤，柏文蔚曾手书“思远”二字之匾，悬于飞来阁，意指来凤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民智不开，思想狭隘，勉励来凤有志之士出此偏僻的小天地，开阔眼界，广远思路。张昌岐常以“思远”二字激励自己，并在家门上写一幅对联：“知多世事胸襟阔，识透人情眼界宽。”

一九二二年，张昌岐在张氏宗族的资助下，进入武昌求学，先考入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旋即转入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当时董必武等在校任教，常对学生灌输马列主义思想。在此时期，张昌岐如饥似渴地阅读《响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积极参加武汉的学生运动，不断接受民主

与科学的新思想。

一九二二年，由“五四”运动掀起的彻底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已开展了三年之久，可是偏僻的来凤山城，仍是一潭死水。由封建的遗老遗少把持着文化教育阵地，对青少年大肆宣扬灌输忠孝节义旧道德、旧文化，封建礼教猖獗。张昌岐假期回到来凤，对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各族青少年中介绍全国革命形势，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思想。他还在来凤城内一个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清末秀才李翰香的塾馆墙壁上，书写谜诗一首：“二十三省雨萧萧，十八相交情倍豪。多劝西蜀山峡水，莫为东吴一流交。”这首诗的谜底是：“满校浊渥”，意指塾馆内充满了腐朽没落的封建气息，有力嘲讽和鞭挞了来凤的封建文化卫道士，给来凤青年以极大的鼓舞和启迪。来凤有志青年在其影响下，纷纷负笈赴汉求学。

在董必武的熏陶下，张昌岐逐步树立了革命的远大理想。一九二四年冬，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张昌岐参加了国民党。一九二五年夏天，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来凤发展共产党组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也给他以来凤特派员的名义。回来凤后，在来凤县高等小学教书，以革命思想武装青年学生，同时，经多方努力，不避艰辛，办起了农民夜校，吸收穷人的孩子入校念书。教的内容有：“来来来，来读书，不识字，一世苦。做工人要读书，读书人要做工。为了生产布和谷，工农吃尽许多苦，没有农民和工人，哪有谷和布”。在夜校学习的贫苦子弟达三十多人。他还用革命道理教育和武装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成立自卫

军，发展革命力量。仅一年时间，农民协会即遍及来凤城乡。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张昌岐与吴郅堂、刘岳生等人一起，在高洞河、红沙田一带，发动组织三百多青壮年农民群众，利用赶场机会，扛着扁担，腰藏短刀、利斧，杂在群众中混进县城，出其不意地砍死守护城门的北兵，夺取枪支弹药。群情振奋，英勇冲杀，一时喊杀声连天。北军不知虚实，闻风丧胆。十一月三日，北军弃城向恩施方向逃跑。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占领了来凤城，消息传到武汉，董必武和陈潭秋等领导同志甚为嘉许，并在当时的《楚光日报》上作了报道。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九日，张昌岐与吴郅堂、雷于文等人组成了中国国民党党部筹备处，张昌岐任筹备处主任。筹备期间，成立了五个区分部，主要活动在土堡、毛草滩、狮立坪、黄茅坪和城关一带。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由张昌岐主持在城隍庙召开“九·二二”烈士追悼大会，追悼十月二十八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夺枪遇难的烈士，到会二千余人，声势浩大，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士气。

一九二七年二月三日（春节）由张昌岐主持召开庆祝北伐胜利大会，到会的有城内居民和附近农民及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三军李筱炎部的特务营等三千余人，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实行总理三大政策，”等口号。

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农民协会到龙山牛行堡捉回本县的大劣绅张育卿。二月七日，召开了包括驻城国民革命军在

内的千人公审大会，由张昌岐、王尔嘉（国民革命军）、聂永基（群众代表）组织公审法庭。张昌岐在会上一一宣布了大劣绅张育卿（团防总公所所长）骑在人民头上作恶多端的种种罪行，参加公审的群众张明轩等二十余人在会上相继诉苦，群众愤怒已极，连声叫打叫杀。审判以后，将张育卿处以枪决，为民除了一大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一九二七年三月，茅草滩和猴立堡成立了农民协会，土堡、白羊坡、二台坪、革勒车、杉木塘、狮立坪等处积极筹建农民协会，城内还成立了工会和商会。

来凤农民武装暴动取得胜利后，张昌岐即着手建立人民政权。一九二七年四月，杨维藩从武汉回到来凤，组织革命斗争，与张昌岐一起，正式成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来凤县党部，张昌岐被选为县党部主任兼工人部长，杨维藩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刘岳生，农民部长吴鄧堂，青年部长雷子文，商民部长龚韵僧，缺妇女部长。县党部设在城里文昌宫（今法院地址）。当时还民主推选开明士绅黄旗若为临时县长。

同月，农民协会接受张昌岐的指示，逮捕了曾在大土匪向卓安部下充任参谋长，残酷压榨人民的县知事向炳焜，准备交人民公审，因看守不严，向越狱逃跑，后酿成大患。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农民协会奉上级指示，决定解除迫于形势附和革命的原县团防总公所所长李佐卿、李竹五的武装，在县团防总公所当场枪毙了恶贯满盈的李佐卿。李竹五因回茅坝漏网。农民协会缴获了十余支枪，这是此次革命运动中的一次大胜利。此时革命武装力量已经发展到千余

来凤文身：①

人二百多条枪。

在胜利面前，张昌岐时刻牢记共产党人应尽的职责。当时，他在一幅“万里封侯”图上写道：“书生数月拥戈矛，破碎山河一战收。万里从戎男子事，功成何必定封侯？”

一九二七年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国民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来凤的地方腐恶势力也蠢蠢欲动，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处于非常尖锐的时刻，张昌岐面对惊涛骇浪，无所畏惧，他怀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怒，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在翔凤山大观寺壁上挥笔写诗一首：“纵叫热血千秋碧，忍令雄心一日灰。过去未来空怅望，一腔心事两徘徊。”

时隔不久，来凤反动团防李竹五，认为替他叔父李佐卿报仇的时机已到，不惜用大量的金钱勾结来凤、龙山、酉阳三县的地方土匪劣绅的反动武装共二千余人，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围攻来凤城。张昌岐率领农民自卫军闭城抵抗，坚守三天三夜（一说一天一夜），因敌强我弱，叛徒潜开城门，敌人蜂涌而入。张昌岐、吴郅堂、刘岳生等率众突围，进入农村分散活动。张昌岐到龙山坚持斗争，不久因叛徒告密，张在龙山鸡公寨孙仲武家被捕，敌人对他施尽了酷刑。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团防李竹五将张昌岐五花大绑，由县城解往茅坝沙刀湾被农民自卫军处死的原县团防总公所所长李佐卿坟前，将张昌岐的双耳割下吊着，在颈窝上戳洞插蜡烛，两肩戳洞插香，用刺刀戳其胸口放血合酒，头顶猪头，要张昌岐下跪祭奠，张昌岐誓死不屈，严厉痛斥敌人：

“你们要杀便杀，老子是不得下跪的！”敌人把他的双腿戳得稀烂，浑身血肉模糊，无法辨认，见者无不饮泣。当时天

气炎热，张昌岐昂首挺胸，正气凛然，鲜血染红了衣裤，被拖押三十余里，回城示众，目睹的群众，无不痛心落泪，称他为钢浇铁铸的硬汉子。

八月十八日，原县知事向炳焜对张昌岐进行所谓审判，反动派想借此吓唬老百姓，有些人被迫参加，人们眼看亲人被折磨，都不忍去看，张昌岐对周围的群众说：“你们都拢来，不要怕，莫对我看……我是为你们办事的，我死以后，为你们办事的人还多得很……”。在场的群众听了，万分感动，更不忍视其受此酷刑，不少群众在一边暗地流泪。在向炳焜审讯张昌岐时，张当众大骂：“你向炳焜是越狱犯，不够资格审问我”，“革命的人是不怕死，革命的人是杀不完的”。“我们共产党是为了国家，没有什么罪，有罪的是你们这帮双手沾满了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张昌岐当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宣传共产党的革命真理，使敌人无法审判，搞得向炳焜狼狈不堪，丑态百出，向炳焜恼羞成怒，立即命令刽子手对张昌岐下毒手，张昌岐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七岁。

缅怀壮士血 谱写抗日篇

——记来凤抗日志士吴馨、向麟、施锡光

张 兴 文

前 言

从“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日寇大举进攻我国，中华民族遭到空前浩劫，不惟枢纽重镇受到摧残，就是僻处后方的弹丸小县，也不能免其荼毒。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日机先后轰炸来凤153架次，炸死39人，炸伤72人，炸毁房屋694栋，3399间，受难民众3600余人，损失财产按国民党来凤县政府统计为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国民党的旧币）。日本帝国主义给来凤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来凤人民，没有被反动派的凶残吓倒，他们同全国人民一道奋起抗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据不完全统计，仅国民党军队的来凤抗战阵亡将士就达137人之多。吴馨（苗族）、向麟（土家族）、施锡光（汉族）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现将他们的事迹简述如下：

吴 馨

吴馨（1915——1938），字春实，号大桂，系

本县吴宝炬之次子，来凤万家塘人，苗族。吴幼时在武昌督府堤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时，钱介磐同志为该校校长，陈潭秋同志为教务主任，徐全直同志为教员，其他教员也多属思想进步的革命教师。当时，对该校有革命摇篮之称。吴馨幼承庭训，秉性刚毅沉着。在附小读书期间，勤奋好学，经过钱介磐等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他一颗爱国之心，曾参加共产党所领导的儿童团。小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华大学附中，后就学于汉皋高中，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眼看东北沦陷，祖国有覆亡之忧，高中毕业，即投笔从戎，于一九三五年考入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轰炸班。临别时，其父吴宝炬曾作诗勉励：

“……吾望汝甚切，忍痛含悲，使汝远别，汝其勉之，复兴民族，惟汝之责。”吴馨在校苦练航空驾驶和空战轰炸技术。一九三七年，他毕业时，适值“七·七”事变发生，旋被编入国民党空军第一大队第一队，为准尉三级轰炸员，参加抗日战争，誓死以身许国。他当时在自己的一幅小照上题诗云：“国土未复，军人之耻；誓以吾躯，与机同毁。”可见其保家卫国之一腔热血。他多次驾驶轰炸机轰炸京沪日军阵地，屡立战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日，他奉命驾机轰炸上海日军仓库，回至安徽太平县境，与数架日机遭遇，激战两小时许，后因弹尽油竭，壮烈牺牲于太平县西之焦家山，实现了他“誓以吾躯，与机同毁”的誓言。吴馨殉国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褒扬，对其亲属进行抚恤，来凤县也召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全国解放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为国捐躯的烈士后代。其女月华，经过多年的培养深造，现在

西安电器厂任工程师。其子志恭，在省三医院任骨科主任医师，均为祖国现代化建设尽力作贡献。

附：吴馨考入中央航空学校，其父吴宝炬作诗勉之，全文如下：

汝心灵，汝性倔，志在航空星斗摘。如愿以偿飞将军，宇宙之大只一瞥。九万里任纵横，国蠹强敌凭扫灭。青天白日妖氛净，伫看勋勋燕然勒。家声振，国耻雪，始不愧时势之豪杰。吾望汝甚切，忍痛含悲，使汝远别。汝其勉之，复兴民族，惟汝之责。

向 麟

向麟（1911——1944），字子厚，世居本县黄茅咀，土家族。其父向锡三，为本县著名地方团阀。向麟从小读书，中学毕业后，鉴于地方不靖，匪乱时滋，乃弃文就武。首入鄂垣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干部训练班受训，嗣后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训班。毕业后，历任豫皖保安团干训班中队长，四川省第三区壮丁干部训练中队长与陆军新编三十四师少校营长等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云集来凤，围攻堵剿中国工农红军，认为向锡三的势力有碍“剿共”。国民党独立三十八旅旅长潘善斋用计杀死向锡三。抗战爆发后，在全民族团结抗日浪潮的鼓动下，向麟不计个人恩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向麟率所部与日寇激战于云南大鸦口，日军炮火猛烈，我军官兵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与日军作殊死战斗。在激战中，向麟腿负重伤，被送入战地医院抢救。经诊

断，须截肢方能保住性命。向麟听说要给他作截肢手术，大叫道：“热血青年视死如归，岂能作残废军人寄生世上！”说完奋袂而起，拖着一条断腿，又冲入前线阵地，将满腔怒火化为颗颗仇恨的子弹，射向敌群。全营官兵在其壮烈行为的感召下，更加英勇顽强，豁出性命疲兵再战，终于打退敌人进攻，转败为胜，夺取了大鸦口战斗的空前大捷。而向麟与全营官兵，也于此役全部壮烈牺牲。真是壮怀激烈，可歌可泣！

施锡光（1913——1937），字衡宇，世居城中孝子坊。汉族。锡光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书，读完中学后，弃文习武，先后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军官补习班、中央军校补习班第一期机枪科、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业务研究班，历任连长、军需参谋等职。一九三七年，施锡光因倭国觊觎，闻“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不禁义愤填膺，“毅然决然立舍家救国之志”。适奉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旧部函召，施即奔赴前线参加抗战。离家时，锡光慷慨激昂，赋诗留别。诗云：“还乡未久又离家，骨肉依依暂驻车。昔日功名等尘土，故园风景话桑麻。萍踪浪迹踪无定，书剑行装尚可夸。忧国男儿须努力，莫教人唱后庭花。”他启程后，几经辗转，遍访原部下落，经四十余日艰难跋涉，于八月二十七日在沪找到部队。是时，该部已在宝山县之罗店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不顾旅途劳顿，立即请求参加战斗，遂被委为

施锡光（1913——1937），字衡宇，世居城中孝子坊。汉族。锡光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读书，读完中学后，弃文习武，先后毕业于陆军讲武堂、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军官补习班、中央军校补习班第一期机枪科、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业务研究班，历任连长、军需参谋等职。一九三七年，施锡光因倭国觊觎，闻“七·七”芦沟桥事变，日寇大举进攻中国，不禁义愤填膺，“毅然决然立舍家救国之志”。适奉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旧部函召，施即奔赴前线参加抗战。离家时，锡光慷慨激昂，赋诗留别。诗云：“还乡未久又离家，骨肉依依暂驻车。昔日功名等尘土，故园风景话桑麻。萍踪浪迹踪无定，书剑行装尚可夸。忧国男儿须努力，莫教人唱后庭花。”他启程后，几经辗转，遍访原部下落，经四十余日艰难跋涉，于八月二十七日在沪找到部队。是时，该部已在宝山县之罗店与日寇展开了激烈战斗。他不顾旅途劳顿，立即请求参加战斗，遂被委为